

第一章

从这里开始

来我诊所看病的许多狗狗，当将它们的食物改为生肉骨（生的多肉的骨头）和残羹剩饭时，又变的象幼狗一样开始了新的生命。从小用自然食物喂养的狗狗长的健康强壮，很少需要看医生。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生肉骨加残羹剩饭与野生狗狗的自然食物十分相似，是自然创造了这些奇迹。为什么自然食物会产生这样惊人的结果？自然食物如何产生这样惊人的结果？你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不过，既然能够从中受益，为什么不让狗狗现在就享受生肉骨呢。

按照自然的基本规律去理解狗狗的内在需要，事情就变得非常容易。

这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自然的启示。如果你不知如何做，就从自然的启示中找答案吧。当你从中获得信心时，也许希望分享你的发现，与你的朋友和邻居一起体会用自然食物喂养狗狗是多么简单和有趣，告诫大家牢记自然。

一旦开始这样做，下列事情的出现会让你更加地投入：

- 洋溢在狗狗毛绒脸上上的满意神色。
- 狗狗牙齿和生肉骨相撞发出的美妙声音。
- 狗狗体型匀称、健康强壮。
- 狗狗看病的费用减少或消失。
- 用自然食物养狗还有利于人类。

你应该感谢自然，它不需要广告招牌，也不让你花精力去分辨食物和药物。自然食物可以预防和治疗许多疾病，它们本身就是理想的医药。

- 狗狗将逃离宠物食品工业和兽医们的商业化陷阱，生活在没有疾病痛苦威胁的更加美好的世界里。
- 随着对自然的理解和越来越靠近自然你就越有信心。

这不是新东西

这不是新东西，只不过我们忘记了，然后又被商业利益误导。公元五世纪著名的希腊医生 Hippocrates 说过：假如你能用食物治好你的病人，就让药物

留在药罐里吧¹。野生动物本能的知道什么食物对它们好，要想活的好就要吃的好。狮子们无惧与强壮的公牛争斗，想象一下，为了那二千磅的食物，狮子们可能要付出它们的生命。对于狮子和老虎来说，吃得好意味着每次饥饿时所面临的危险。

狼是家养狗的祖先，为了健康的生存，它们同样需要负出巨大努力猎取最好的食物。在大雪中奋力追逐猎物，一旦接近猎物，它们就面临着被尖利的蹄脚和触角刺伤的危险。

澳洲野狗，曾经是亚洲地区的家养狗，现在生活在山中和干旱的恶劣环境里，不能享受炉旁的地毯和夏日的空调。它们之所以能够生存和繁殖，靠的是猎捕正确的食物。生活在牧羊地方的澳洲野狗，吸引它们的不是容易猎捕的小羊而是袋鼠²。澳洲野狗的本能让它们花更多的气力去获得最好的食物，不过在付出的同时它们也得到回报，因为这些猎物不但是食物还是药物。

从电视节目探索频道你看到野生食肉动物如何捕食猎物，如果狗狗有这样的机会也应该这样做。

请注意，野生食肉动物捕获的是整只动物（carcasses）而不是肉。我们命名食肉类（carnivores），即吃肉者并不准确。如果只让狮子、狼和狗吃肉就会发生问题。食肉动物必须吃大量骨头，它们的骨头才长的强壮。如果我们称食肉类为食整只动物类（carcassivores），说明已经对狗狗饮食的需要理解了一半，接着要做的就是满足它们的需要。

对此你可能感到有些不安，这是因为你和狗狗都生活在文明世界里，远离探索频道里的野生世界。不过请放松。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有坚实的基础，即明白什么是自然的需要，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生肉骨和残羹剩饭的自然饲养法。对于现代宠物主人来说，这种饲养法容易、省钱、有效。

化学和物理-食物和药物

让我们思考一下，以整只动物为食物狗狗得到的是什么营养物，以罐头里的糊状物或包装盒里的干状物为食物狗狗得到的又是什么营养物，那些被称为食物的人工狗粮根本没有任何医药作用。

食肉类能量、生长和机体修复所需要的理想营养物来自动物。但是，营养物的质量和数量必须正确才能保证整个机体系统处于最佳功能状态，这就是健康之所在，即机体各个系统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功能良好和相互协调。由此可见，正确的饮食如同灵丹妙药。

自然还赋予食物的物理形状和质地，食肉动物需要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和稀有元素应该来自那些生韧耐嚼的食物。

食肉动物通过撕拉啃咬来对付这些生韧耐嚼的猎物尸体或大块生肉骨，与此同时它们的牙齿和牙龈也得到洗擦和磨光。人类保持口腔卫生靠的是进食后用牙刷和牙线来清洁牙齿，而食肉动物靠的是进食过程中用肉和骨头来刷牙和线牙。清洁的牙齿和牙龈是健康的象征。

大多数用加工食品喂养的狗狗，肮脏的牙齿上布满牙垢，糜烂的牙龈在流血化脓。牙垢里的细菌产生难闻的气味是“狗口臭”产生的原因。狗口臭非常令人讨厌，更糟糕的是口腔疾病常常是影响机体其它系统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患牙周病动物，它们的肝脏、肾脏和免疫系统也受到影响，健康状况日趋落下³。

将肉从骨头上撕咬下来需要花时间和气力，这样做对食肉动物很有益，不仅锻练了它们的颈，颈，胸部的肌肉，还刺激消化液分泌，兴奋神经和免疫系统⁴。撕拉啃咬、狼吞虎咽地进食是食肉动物的天性，这个过程还刺激大脑产生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有助于增强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功能，是维持它们健康愉快生存的要素⁵。

胃肠里的消化酶消化的是具有正常理化组成的食物。健康食肉动物的大肠里有大量的细菌，在消化的最后阶段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当正常的食物理化组成平衡被破坏，那些不受欢迎的细菌就会在大肠里大量生长，导致粪便恶臭、腹泻或更严重的后果⁶。

你是否注意到狗狗需要的营养物有蛋白质和脂肪，但是它们不需要碳水化合物⁷。碳水化合物来自谷类的淀粉和水果的糖份，植物中的纤维素是另外一种碳水化合物，它们的纤维样结构是食草动物粪便的主要成份。偶然享有一片面包或者残羹剩饭，对狗狗不会有什么伤害。长期喂以谷物为主的商业化狗粮，由于这些食品的理化组成不适合狗狗，对它们的健康会造成严重伤害。

商业化狗粮中的谷类很难消化，狗狗吃后会排出大量烂便，弄的公园和家庭的院子臭气熏天。用整只动物或生肉骨喂养的狗狗粪便量很少，没有多少臭味，阳光照射后粪便颜色变的像粉笔。

反思

如果自然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即整个人类会错？答案可能有不少，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错误地相信了那些“专家”。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曾经住在洞穴和草棚里，这让他们有机会能够随时猎到动物，结果为现代狗狗的祖先提供了最好的食物，可能的话整只动物，要不然就是生肉骨、内脏或残羹剩饭。有幸的是我们的祖先不担心狗狗该吃什么，他们只要模仿自然去做就行了。

我们现在的想法和做法深受那些专家的影响。当我们谈论宠物的喂养，谈的不是如何像祖先那样从居住的洞穴里扔出动物喂狗狗，而是使用热量、蛋白质、脂肪等术语，专家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头脑。

谈到狗狗的食物，宠物食品公司似乎成了专家。那些经过高温加工的，磨成粉状的谷物被装进罐头盒或其它包装盒里，离开工厂的传送带，以抢眼的形式出现在超市。那些商业化电视的广告市场专家和那些政府管理部们的专家，不但不去追究这些不正确、不安全、误导推广的产品，还为这些垃圾食品大开方便之门。

多年来狗狗变的愈来愈虚弱，它们的心、肾、免疫系统已经衰竭，患有口臭和皮肤病，兽医成了治病专家。（很多）这些专家们很少抱怨那些有害的人工狗粮，反而抱怨狗狗的“机体系统衰竭”，“心脏虚弱”，“免疫系统缺陷”，“肾衰竭”。当他们无法控制日益恶化的局面时，就要求开展科研和开办更多的兽医学校。

的确如此，我们的祖先以自然喂养方式把野狼驯化成今天的狗狗，祖先们把狗狗喂养那么好却不需要什么花费。今天我们把狗狗交托给我们信赖的兽医专家，不但付出金钱，还要付出狗狗的生命。

如何摆脱专家的误导？我们需要反思，即批判性的思考我们文化状况的各方面，让我们的思维回到以自然为主导和没有专家的年代去。我建议从中学，就像蹒跚却步的孩子，迈出第一步后，你很快地就会被成功所陶醉。

参考资料

1. Engel, C (2003) Food, medicine, and self medication, in *Wild Health: How animals keep themselves well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Phoenix, London p26
2. Newsome, AE et al (1983) The feeding ecology of the dingo, *Australian Wildlife Research*, 10:3 477-86

3. Lonsdale, T (1995) Periodontal disease and leucopenia, *Journal of Small Animal Practice*, 36, 542-46
4. Mioche, L Bourdiol, P Monier, S (2003) Chewing behaviour and bolus formation during mastication of meat with different textures, *Archives of Oral Biology*, 48(3):193-200
5. Lang, K et al (2003) Neurotransmitters regulate the migration and cytotoxicity in natural killer cells, *Immunology Letters*, 90(2-3):165-72
6. (1996) *Nutrition in Practice*, Edition 3/1996 Uncle Ben's of Australia, Albury Wodonga
7. Burger, IH (1990) Chapter 2, A basic guide to nutrient requirements, in *The Waltham Book of Dog & Cat Nutrition*, 2nd Edition, Ed A T B Edney, Pergamon, Oxford p13